

机器人的童话与寓言

□ 撰稿 | 孟渐新

在中国动画崛起的大势前，有一段时期，我们的动画被诟病的主要原因是：幼稚化严重。大抵是通篇的小猫小狗说话，并希望它们起到教育意义。

如果追根溯源，从伊索寓言起，就发明了将创作者想说的话，通过短小故事讲出来的形式。进入上世纪，动物们不仅开始讲哲理，还开始长篇大论地参与“社会生活”。典型如上世纪30年代《动物庄园》里的动物们。不仅政治小说如此，以童话为形式的《查理和巧克力工厂》《了不起的狐狸爸爸》《好心眼儿巨人》《玛蒂尔达》背后的作者罗尔德·达尔（Roald Dahl）直接是二战退役的飞行员，有资料指出他同时也是战时的一名间谍。

事实上，用童话的形式来表达政治倾向，在文艺领域并不算新奇，因此《荒野机器人》的出现也可以看作是这一题材的与时俱进：主角从人变成了非人，动物世界的纷纷扰扰成了现实世界的隐喻。

《荒野机器人》改编自美国作家彼得·布朗（Peter Brown）2016年出版的同名小说。影片里，用以自比的机器人，用以形容接受长臂管辖的越冬取暖屋，用以指代世界上部分其他国家的动物形象……在这样的构思里，读者与观众自然理解这个故事里不会有也不可能出现熊猫、大象——形象本身就说明了一定的创作意图和指向，要忽略这个面向无疑是自欺欺人。

《荒野机器人》的想法也许在小说作者和主创的想象中是美好的：世界搁置了纷争，所有人在面临大自然的挑战时，各自放下世仇和平共处。然而，但凡细想，便能发现寓言与童话的差别：寓言揭示的道理，往往是一定条件下在客观世界可成立的；而童话所描绘的状态



往往是“真空状态”中才可能出现的“海市蜃楼”。

电影中，动物们能和睦过冬的前提是：凛冬时生理上需要冬眠，从而停止进食，避免纷争。机器人的善举是将今冬被冻僵延迟到了来春被猎杀——生死本是自然规律的一环，在世界的大系统中，循环往复本是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”的自然规律。影片将一时的“拯救”当作解药，恰说明了此片具有童话的“童心”，而缺乏寓言当有的智慧。

奈何，这种时间线短浅的观察方式，像是美国影视剧作如今的定势思维：危机重重的世界，总是需要构建一个强大的保护者。而这个保护者总是有强大的能力抵抗外敌，并能让所有受保护者变成观念相同的成员——与此同时，强大的保护者永远是那个反对体系、反对制度者的形象。然而，对观者而言，这个制度的反叛者，却建立起一套以他为标准的制度，来规范所有受他保护者的世界，免受一时的灾祸。

《荒野机器人》延续了这种故事核，讲了几十年的故事，为了再一次重述，影片用近乎完美的视觉、近乎轰炸的音效调动观众全部感官，全副武装、绘声绘色。然而也许过犹不及，观影之后，疲惫不堪，就更想念今年暑期出现的欧陆动画电影《机器人之梦》，同为机器人的故事，两者内核天差地别，恰成了呼应本文所说寓言与童话之别的例子：全程没有一句台词的《机器人之梦》是沉默的寓言，让人审视自处与相处。音效满格的《荒野机器人》像聒噪的童话，让人幻想美好，而更会在现实中幻灭。

不过，这并非说寓言就必然优于童话了，毕竟不同的文艺样式有不同的功能。若能清晰这一点，那么闲暇时偶尔读些童话倒也无妨，入戏太深则不可取了。■

